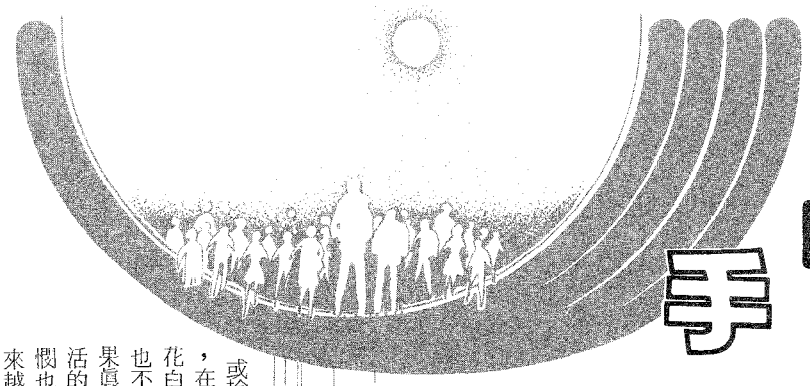
向上的手

蔚見／



師父常常會到大寮幫我們撿菜，因爲多數現代女孩是粗活担不起，細活搞不來的。尤其像我這一向四大不勤、五穀不分自認遠庖廚的君子，碰到那些蔬菜還眞不知所措。師父一來，菜似乎就變聽話許多，我們的手與菜便有了一定的秩序與方向，規律地動作，往往因此節省了不少時間。

今天當我正爲剛從菜園採回來的「蕨菜」忙得不可開交時，師父的大手再度適時地出現在水盆裏，只見他雙手的指頭上下移動，就將一片片「菜葉」洗得非常乾淨服貼，然後迅速交給左手，等到左手集了一大把後再放入下一道水去洗淨。我立即跟進，左右手竟打起架，師父見我一付狼狽相，不禁笑了起來。

「見蔚，什麼叫『謙卑』？」師父邊洗菜邊問我。

「感恩！別人給我的任何指導，我都心懷感恩接受。」

突然，師父將他的手掌心朝上，伸向我，心裏一驚，忙將洗好的菜交給師父，師父微笑著把它送進水中，回頭，同樣一隻手又伸向我，沉靜的說：「作一個出家行者要學習這樣！」一種無明的疑懼從心裏升起。

「不！不是這樣！」我低下頭避開師父炯炯的眼神，腦際閃過母親從小對我的教誡：「不可以隨便把你的手心朝上，伸手向別人要東西是最可恥的，自己要站得起來，不要讓別人看不起！」可是師父爲什麼要我們把手心向上呢？

「見蔚！手心向上代表什麼？」師父似乎察覺我的掙扎——從小根深蒂固的觀念，加上生長於安適的環境薰染，自己從不需，亦不曾向人乞求過任何東西，我伸不出這雙手！

「師父，爲什麼要手心向上？」抖顫的聲音，傳遞出我的訊息。

「比丘的意思是什麼？」

「乞士。」

「對，向上乞求佛法滋養自己的法身慧命，向下化導衆生悟入佛陀的知見。向上的手，將自己的一切悲、歡、憂、喜、貧、富都放下，願意接受別人的種種給予，在這當中接受自己，也容納他人。」師父循循地解說，已稍微消釋心中的疑惑，可是，母親的話依然在耳邊響著——向上的手是行乞的手，我不要！

「向上與向下的差別何在？」丟不下這張臉，我拒絕收下一物一語。

師父左手裏握了一大把「蕨菜」，繼續說：「記住！出家人雙手托著鉢，行乞的何止是生存所需的物質，當中還要涵養放下的功夫。放下自己的執着與驕慢，陶鑄出謙卑、平等的襟懷，才能裝下信施的虔敬與信賴，這是我們來到這世界所承受的一切恩惠。」

「一雙向上的手，不僅使自己向上提昇，更要承托一切的衆生。」望了望自己的僧服，我無言。

晚上到念佛堂禮佛，訝然發現阿彌陀佛圓滿、溫潤的右手，正緩緩伸向芸芸的衆生，那手心是向上的！微暗的燈光中，我恍見一方方清淨的國土在佛菩薩的願力中堆砌起來，師父却爲我掀開那帷幔的一角。

自在的活生

（上承第三版）

境的當下，冷靜地認清、透視物質的功能，掌握自己的責任和使命，恰當地運用可以達到目的相關的物質，不讓無關的部分成爲自己的另一種負擔，若能如此，則科技的發達，將確實地增益人類生活的品質，帶給社會眞正的福祉。

(三)喜捨布施

第三個做法是喜捨和布施，喜捨就是布施，但喜捨比布施更有「學問」些。

如何是布施？

記得以前過年時，總會有人上門擺財神爺，他們每到一戶人家就戴上財神面具服裝，一直舞著，舞到拿了錢才肯走，碰到這種情況，母親總是教孩子們：「你若看到那擺財神的人就趕快把門關起來！」偏偏新年大白天是不能關門的，只好躲起來，免得要給錢，如果不小心被撞見了，才不好意思地給他幾個銅板，這個是「布施」。

有時，我們在車站等車，碰到有人斷了一截手，拿了個破鐵盆遞向我們，爲了表示自己和周圍面無表情的人不同，或爲了能解除與乞者對立無言的尷尬，就從皮包中拿了一個硬幣丟進去，這也叫「布施」。

但喜捨比布施更進一步，喜捨是指「用歡喜的心情布施」，爲什麼能歡喜布施呢？因爲布施的當下，施者的心靈是非常滿足的。要一個人布施不太難，方才說的兩個例子便是，但喜捨則源自豐足，只有在物質、精神各方面有豐足感的人才能「喜捨」。所以豐足感是喜捨來源，有位教授曾說：「豐足是指人生中一切有價值的事情，比如我們的健康、體力、滿足感，我們的思想、智慧、時間、金錢把它布施出去，儘量與其他人分享，這樣就是

（下轉第四版）

赤子

吳秋燕

喜歡學校圍牆外的那排菩提樹，因爲經過樹下時會想起媽媽，這是種既愛戀又愉悅的聯想。

自從媽媽皈依了佛陀之後，從她身上我眞正看到了什麼叫做「赤子之心」。也因此，每每在經過菩提樹下時，總愛搜尋枝椏末梢的新葉，看那通體赤紅帶有油亮光澤的心形葉片，在陽光下更顯得剔透，毫無掩藏地在大千世界，芸芸衆生中展現莖脈。

儘管媽媽每天誦經禮佛，也每個星期在研讀班上一次課，但我相信她一定說不出爲何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」，可是在她眼中，我們都看到平安和喜悅，也從她說話行事，感受到生命性情的率眞與蓬勃生機。有時同她聊天，或看她在家裏忙上忙下或拎著菜站在路邊與人招呼談笑，在旁的我，竟睜著眼看到頭髮花白的母親變得比我年輕許多。也不知是年少說愁，或是這世界果眞叫人失望，總覺得自己對生活的熱情日漸冷却，對人間的悲憫也逐日淡漠，可是媽媽竟是越來越活出興趣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却更自得其樂。

上大學以來，我並不是個常回家的女兒，即使是寒暑假，也有大半時間在外面跑；看見我，鄰居總愛開玩笑地說，當心女兒翅膀長硬了，那天就不想回家了。媽倒是閒閒地看也不看我，自顧自地說：「養孩子就像放風箏，他們想飛出去多遠我就放多少線，看見天氣不對就收回來一點，這幾隻風箏，我可是要放一輩子的。」就是這樣，我雖然台灣南北、鄉村城市到處跑，跑出僕僕風塵嚮往流浪的心情，也跑來了幾面「熱心服務」的獎牌錦旗，但跑出更多的還是那份愈來愈深的眷戀。

記得第一次帶著加金框的獎狀回家，媽媽看了一眼上面的文字，笑著說：「這個金框正好留著以後裝妳的結婚照片用。」我想那些嘉勉獎勵的文辭對她並無特別的意義，她本來就認定自己的孩子不錯。有時想來也好笑，每個假期跑出去滿足一下知識青年服務社會的熱忱，然後帶回黑黑瘦瘦的自己讓媽養胖。在家也不見得什麼熱心服務，反是飯來張口，被服務的時候多，就怪不得媽媽愛跟爸爸講：「我們年輕時沒能跟得上時代，只好養個女兒來替我們服務社會，這也叫間接貢獻！」

其實媽年輕時還算跟得上時代，從她衣櫥中那些窄腰身的洋裝、旗袍，梳粧臺櫃內細高跟鞋，就可看出，她所說的沒跟上時代，是指她只唸到小學畢業，沒能像幾位舅舅跟小阿姨都戴上了方帽。如果說母親這輩子有什麼讓她遺憾的，那就是沒有機會唸更多的書。所以當香光寺舉辦佛學研讀班時，她就趕了大早去報名，開課第一天，竟興奮得像小學新生一樣，早早就穿戴整齊，直催爸爸載她去上課，也不顧我們取笑，叨念著：「上學是不能遲到的。」其實從家裏出發到上課的地方只要五分鐘車程，媽竟提早了半個鐘頭出門。從此，她每遇五晚上都帶著特製的書包上學，放學時爸爸再去接她。回家後也像我們向她報告學校的事一樣，「師父說」變成她的發語詞，不然就是掩不住笑地告訴我們，他的作文又被拿去觀摩了，然後又不好意思的說其實寫得並不好。這時候我們都會起鬨誇她，看她打心底高興，笑得眼睛瞇成兩條細縫，像月牙兒彎彎地掛在臉上，直跟彌勒佛一樣可親又可愛！

媽媽很用功，每天複習功課，常常拿著書本、筆記問家裏的幾個小孩。現在家裏的書桌前又多了一個伏案用功的學生，那弓背俯首的姿態跟在裁縫車前的側影是一樣的專注、凝神，可是在我們心中的感覺却不同——一位是照拂我們無微不至的母親，一位則是與我們互相砥礪、彼此照料互助的朋友。

從佛學初級班畢業，媽媽拿了全勤和學業優良獎。畢業典禮結束的那晚，全家人熱熱鬧鬧地看她手舞足蹈地展示獎品，聽她興高采烈地指著畢業紀念照介紹每一位師父及同學。還說她們要去畢業旅行，地點是六龜的一座佛寺。媽眼中閃著光采：「你們知道嗎？我們要去的佛寺好莊嚴、好壯觀，而且六龜的風景很漂亮哦！還有蝴蝶谷呢！」這些地方我們早都知道，而媽媽却從沒去過。媽媽畢業這件事，隨著她講述的結束而熱度漸冷，我們也想轉個話題時，却又見她撥了外婆家的電話，大聲地：「老爸！你女兒今天畢業了，還得了獎，看您要怎樣獎賞我？——啊！一袋蕃薯？——」

媽媽果眞帶回來一大袋地瓜，外加半袋尚有泥土冷濕野味的花生。到家便找來許多塑膠袋，就這樣把外公賞她的獎品瓜分，送給左鄰右舍，且把最大的一份送給師父們。我們都說她，這樣的東西也拿出去「現寶」，她卻以爲心意最重要，這是與人結緣哪！

媽媽的眞情觸動了我的心：多年來，經過些自己無法掌握的因緣，許多情結常在心頭糾纏不清。慢慢地，會叫自己要隨心隨喜，而遇無可奈何之際，也狀似豁達地說凡事隨緣。可是，更多時候，卻清楚地明白，這些說辭無異是欺罔自己，所謂隨緣，更是消極、放棄的美麗藉口，回過頭來看媽媽是那樣誠意地要與衆生廣結善緣。……

家裏幾個兄弟姊妹都這樣覺得，愈是長大，反而跟媽媽愈是親近。媽媽二十四歲嫁給爸爸，二十幾年來兩人合力撐起一個家，帶大了五個小孩。在她而言，丈夫、孩子是她過去二十幾年來的生活重心所在，而現在，我們高興地看她有了一方屬於自己的天空，並且在其中活出自我，更展現她潛於生命中的活潑生機，我們也深深地欣賞著由她身上發散出的赤子之心。漸漸地，我明白了，我們這幾隻風箏，媽媽的確是要放上一輩子。先前她保育我們由稚嫩而壯碩，往後她更以她自己對生命的熱情與誠摯，來帶引我們走出這花花世界、萬丈紅塵的迷障。感念及此，叫我如何能不在佛前深深俯首，衷心感激。

春草又綠，菩提枝椏滿眼是新的契機。迷惘、無助的時候，就去走一段紅磚道，因爲，經過菩提樹下，媽媽會帶領我看到生命的眞誠與希望。●